

C文物里的太原

# 都沟土鼓

## 尧时礼乐之先声

王芳文图



出土于清徐都沟遗址第三期的土鼓(太原市博物馆藏)

我在太原市博物馆的一只鼓前伫立许久。

这只鼓瘦长瘦长的,底座为椭圆形,鼓身由三管连接而成,顶端有突出的圆钮用来绑缚兽皮。鼓为灰陶质地,与先民们使用的红陶有很大区别。鼓虽粗糙,我却仿佛听到了先民们敲击鼓时发出的“嘭嘭”之声,一声一声,几千年随风而逝。

先民们学会制造和使用陶器是一种革命,不仅是饮食革命,还是手工业制造的一大进步。

最初的陶器是怎么诞生的呢?

史载,“燧人氏范金合土为釜”,据传说是燧人氏教人制造陶器。

央视考古纪录片《中国彩陶》中谈到,依靠黄土,中国进入锄耕农业,人们最先偶然看到,编织器上的泥土烧过后,出现了硬块,形成了容器,也有人认为是保存火种时发现了周围的土质变硬。

相对普遍的说法是,人们在生活中发现有一种土,湿了水以后就具有了可塑性,可以捏成各种形状,半干黏土火烧之后能变硬,这样火烧之后的硬块不变形、不透水、不干裂,生活用器就此诞生。

有了一个就有两个,有了罐子就有瓶子。

最开始大约只是用来盛水,慢慢地,他们又发现了这样的容器可以放在火上烧,就有了炊具,食物除了烧着吃,又增加了新的制作方法,渐渐地,陶器成了生活必需品。

解决了吃饭问题,有了闲余的劳动力之后,人们开始在陶器上做出图案,艺术品诞生了。

越来越精美的陶器又进入祭祀领域,自此开启了一个陶器时代。

一陶几千年。

我最初接触陶器时,曾误以为灰扑扑的陶器产生在彩陶之前,毕竟,越往前越简陋。实际上灰陶产生在彩陶之后。看得久了多了,我才知道,灰陶于彩陶,不是落后,而是先进。

红陶为底的彩陶虽美,却易碎,保存时间短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就得寻求技术上的改变。人们最初烧制陶器比较简单,素坯成型后,放入挖好的坑,点火烧烤,即可出陶。后来在长期试烧过程中,人们发明了竖直窑,除了可以把控窑内温度,大幅度提高温度外,还能形成真空状态,达到这两个条件,红陶变成了灰陶,陶质也坚硬起来。

使用灰陶的一般是指龙山文化人群。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,距今约4350~3950年,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等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。那时北半球经历了长期的

干旱,生产力降低,不能继续维持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精英阶层的文化水平。于是这些族群从不同的地区向更易于生存的地区迁徙。迁徙过程艰难,需要这样在野外可以操作且不易碎的陶器,灰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产品。

这只土鼓出土于都沟遗址,属于龙山文化。

都沟遗址是本世纪初发现发掘的,位于清徐马峪乡都沟村西,面积约9万平方米,出土了一大批陶器、石器等。常一民先生说道:“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,制作精美,都沟遗址中出土的土鼓原始,不分型,较单一,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还是较明确的,都沟的土鼓应是其重要的源头。”(《先秦太原研究》)

一语定型,这只土鼓早于陶寺的土鼓。

2024年,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后,火爆全网,以土鼓、鼉鼓、特磬、龙盘、圭尺等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再次引起关注。“最初中国”的呼喊响彻在每一个探究历史的人心头。陶寺中期小城,是尧的都城,几成定论。陶寺遗址距今4300~3900年。

陶寺的土鼓,鼓腹圆圆的,筒状的高颈,颈腹之间有双耳,底部还有三个洞。使用时,器口上蒙上兽皮,敲击振动即可发声。腹部装饰有横竖条纹,很有美感。苏秉琦先生曾说:特磬同鼉鼓是配套的,演奏时可以和声,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,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、庄严的礼器。鼉鼓、土鼓、特磬的出现,突出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。

都沟这只鼓,是尧的吗?毕竟,当初考古人为寻找夏墟来到晋南,在陶寺发现灰陶时,便意识到这是一支非同凡响的文化,随后陶寺遗址便问世了。陶寺遗址本来就称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。

太原地区早就有尧都太原的说法。

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是东汉末经学家郑玄,郑玄在《毛诗·国风·唐谱》注中写道:“唐者,帝尧旧都之地,今日太原晋阳是,尧始居此,后乃迁河东平阳。”之后的《水经》《左传》《后汉书》等典籍都认为,尧曾都太原。太原及周边地区还有许多传说以及古建筑都与尧有关,清徐有一座尧城,尧城上还坐落着一座尧庙。

传说中的尧,名放勋,姓伊祁,是帝喾的儿子,黄帝的后代。尧能九族既睦,也能协和万邦,政治清明,天下安宁。尧还观象授时,教民耕种。尧是圣君,应无疑义。

多位考古学者都谈到,尧,即陶唐氏,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部族之一,最初活动在山东定陶一带大汶口文化分布区,一部分人向西迁徙,过太行山,沿汾河过晋中盆地,到达陶寺,和当地庙底沟文化二期以及其他文化结合,生成了陶寺文明。常一民先生列举一系列考古成果,得出结论:“以都沟遗址为代表的帝尧部族,曾经在太原地区繁衍生息,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,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,帝尧先都晋阳(太原),后迁平阳府。”

可以这么理解了,这只鼓是先于尧的土鼓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初期产品,到达陶寺后,融合其他文明,有了更精美的土鼓,也可以说,这是尧的鼓。

这只鼓很长,肯定不是腰鼓,应该放置妥当后敲击,鼓的每个部位都能敲击出不同的声音,一只鼓,便可以汇出乐的海洋,不同声部传递出人们的喜怒哀乐,祭祀、欢庆、丰收,都是鼓的节日,先民们在每一个日升月落中,都在改造自己,精进自己。

“英英”“隆隆”的声音犹在耳边,细想,太原地区迄今还有锣鼓表演,未尝不是尧时遗留,而这只鼓,是陶寺文明的预演,太原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,不可忽略。

C馆记

## 镇城村访女娲

晓星

娲皇圣母庙,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镇城村,地处太原西北要塞天门关内,此关隘是古代太原通往晋西北的交通要道。庙宇坐北朝南,为一进院布局,占地面积588平方米。现存享亭、正殿、东西配殿及其厢房、耳房等建筑。庙门前,几株古老的槐树静静伫立,宛如忠诚的卫士,守护着这座庙宇。

走进庙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享亭,它采用单檐十字歇山顶,角柱相距5.85米,上施硕大的单昂斗拱,具宋、金时期建筑风格。享亭内置藻井,四角有垂莲柱装饰,单体面积67平方米,保存基本完好。这座享亭以前四面敞开,恢宏大气,后来在周围垒起墙壁,充作库房使用。也正因如此,它才得以留存下来。其独特的结构,在太原境内十分罕见,只有清徐县尧城村尧庙的斗拱攒积式无梁殿可以与之相比,具有特殊的科学、历史价值和观赏意义。

绕过享亭,便是正殿圣母殿。殿面阔三楹,进深两楹,大殿中央供奉着女娲圣母。女娲,这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创世女神,端坐在神龕之中,神态安详,目光慈爱。两旁有商、周祖母简狄、姜嫄配祀。曾经,两面山墙绘有娲皇圣母彩色壁画,描绘“炼石补天”“抟土造人”等故事。可惜因年代久远,多次重修,这些壁画早已荡然无存,只留下人们对往昔画面的无尽遐想。

庭院内还保留着三幢残留的碑刻,分别是清顺治、道光、咸丰年间所立。其中清顺治十八年(1661)镌刻的《圣母庙碑记》尤为珍贵,上面记载着“镇城境乃西山底之一僻壤也,……大抵有村而庙立焉。有人民之居……服口承祭祀,……圣母庙,从古以来庙貌……但庙古年久,破坏已极……”等内容,石碑背面是几次重修庙宇的功德名录,记载了镇城村先辈祖先重修圣母庙的踊跃捐资情况,一系列商号名称反映了当时镇城村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历史面貌。

镇城村娲皇圣母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。据传,唐初名将尉迟敬德镇守此地天门关时,在修建村西北山中麾仁寺时,曾经对圣母庙进行重修。甚至有考证称其始建于周朝。它与洪洞侯村女娲陵、万荣后土庙都是山西女娲文化的核心遗存。

娲皇圣母庙,历经了无数的风雨沧桑,见证了朝代的更迭、岁月的变迁。这次的探寻之旅,让我对这座庙宇有了更深的了解,也让我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敬畏与热爱。

C状物



长治五凤楼

阿楠绘